

第二十三回 多情種哭奠招魂 老雪婆遠行通信

清秋節，楓林染遍啼鵲血。啼鵲血，斜陽古道，黑雲重疊。殷勤再把表情說，貞魂是否隨明月？隨明月，香醪一盞，數聲嗚咽。

右調《憶秦娥》

再說江潮，祇因京師兵亂，辭去吳家船隻，退三百里地方。兵戈已遠，尋一逆旅暫住，俟兵戈寧靜，再到京師訪問消息。計議已定，住了數日，聞得王師挫衄，平遠侯父子陣亡，朝廷與彼國講和，彼兵已退。江潮即日又到京中訪問，遇著前日迎接江潮就親的老卒，道：「江相公，一言難盡。可憐吳小姐八月初六夜四更時分被獻公子搶去，他是貞節得緊的，自刎死了。」江潮聽說，登時哭倒在地。這個老卒與江家的從人，呼喚了半晌，方纔蘇醒。老卒扶他下舡，江家家人道：「莫非你的言語有誤？」那老卒道：「小的是獻府兵丁，祇因年紀老了，獻府老老爺撥小的在吳參軍衙中承值。吳老爺道是小的誠實謹慎，件件事託小的干辦。小的日日在吳衙服役的。自從到相公府中，迎接相公到了京中，小的也先與雪娘娘進城。隔得三日，獻公子做了先鋒，出兵之際，在吳衙衙前經過。圍了宅子，打壞牆垣，進去搶了小姐出城。聞得小姐聰明，預先料定他要來搶的，將上下衣裳密密縫好，帶了一口寶劍，一待有變即時斷首。都是老夫人與雪娘娘，奪了他的寶劍，一時被那獻公子搶出城門。在浪蕩坡上營中，獻公子威逼他同睡，小姐奪劍自刎而死。那時搶攘之中，可憐他尸骸也不曾收藏埋葬。吳老爺即時帶著眼淚，叫小的隨了，親去報知獻府軍中。京城中人人傳說，要編部烈女傳。小的憐他是個貞女，即日浪蕩坡上，各處尋覓尸骸，並不見些蹤影，方纔轉身恰恰遇著相公。」那老軍說罷，掉下淚來。

原來吳小姐前番因他父親要許令狐公子的時節，他要把劍自刎，雪婆奪了劍，連累雪婆的小指也去了一個。張揚出來，一人傳十，十人傳百的，說吳參軍家有個貞烈小姐。及至搶去了曉煙，他們拔營逃走的時節，人人慌迫，那裏知道得清楚？祇有這牙將，因是沒兒女的，又道他是個貞潔的小姐，不捨得送他回來，恐怕有人曉得，吳衙來尋，他瞞了外人，反在外邊各處報說：「我親眼看見吳小姐自刎的」。故此人方傳說，以為烈女。那江潮哭得昏沉，止有絲絲一息，祇是痛哭，道：「我今日要帶了病，到浪蕩坡上去招魂哭奠一番，方見生死之情，夫婦之義。」買了三牲祭禮，冥儀香燭等物，作了祭文一篇，招魂古詩一首，教老卒引導，到了浪蕩坡上。祇見景色十分淒慘，又值天氣陰霾，真個傷慘！但見：

景物蕭條，風雲淒慘，望中數裏人煙斷。飢鳥啄樹葉亂枝，野鬼吹磷光接電。貞魄沉沉，孤魂黯黯，江南春色今番斷，香閨細語學嬌痴，黃沙白霧長為伴。

右調《踏莎行》

江潮慟哭一場，先朗誦招魂古風，後宣祭文一篇。

招魂曰：潤圭璧兮凜冰霜，未吹簫兮乘鳳凰。天降厄兮殲鋒芒，互終古兮留異香。悲美人兮世豈常，命不永兮竟成殤。俾爾夫兮催肝腸，淚已盡兮情永傷。薦三物兮酌清觴，爾所居兮江南鄉，何淒寂兮留戰場，魂兮歸來無相忘。

誦罷招魂古風，三獻椒漿已畢，垂淚叩首，跪讀祭文。文曰：

維某年某月某日，江潮原聘室烈女吳小姐媛姝被逼自刎，死於都城外浪蕩坡道將營中。越十二日末，江潮始聞凶信，謹具薄奠清觴，痛哭招魂，致祭於節烈貞淑之靈曰：嗚呼我妻！天鐘靈秀，性賦真堅，芳萼為容，蕙蘭作氣。稟松筠之節，凜凜凝霜；具冰月之心，澄澄若鑒。幾番刎頸，以明無二之心；一劍歸天，方正從一之義。密縫衛體，血濺青衣；號哭重泉，魂歸紫府。愁芳容兮不見，尋烈骨兮無路。潮也，瞻望同歸，佇立以泣，子盟心而死義，潮何忍以重婚。生死下逾，願同歸室。生前明慧，靈必有知。尚饗！

江潮讀罷祭文，請了牌位，上寫著：「江潮原聘室烈女吳小姐媛姝靈位」。哭倒在地。從人見了，大家忍不住的流淚，扶他起來，馱向舟中去。

江潮水米不沾，江使慌了，祇得租了寓所，延醫調治。江潮病體日加沉重，淚盡成血。家人與老卒商議，急生一計，叫一個家人急忙報個假信，說吳小姐原來不死，與父母回家去了。江潮明知是騙他，竟是不信。過了數日，強起在門首閑望，祇見遠遠的望見兩個管家，後面隨著一個老婆子，好像雪婆模樣。江潮拭著淚眼，仔細一看，果然是了。走近前來，雪婆歡歡喜喜，道：「江相公在這裏了。好了，好了，教我們三個人無一處不尋到哩！」江潮扯住雪婆，大哭起來。雪婆道：「相公為何如此大哭？」江潮道：「小姐死了，你難道倒不知道麼？」雪婆附耳道：「罪過，小姐現在！前月初十日，吳老爺與夫人、小姐出京。十二日有個沈文全府中家人，京中回去，路遇吳老爺，說道江相公又進京去訪問吳衙消息了。吳老爺、夫人、小姐恐江相公聞了虛信苦壞了，特命雪婆來接相公一同回去成親。」江潮不信道：「你休瞞我。小姐明明被獻赫騰搶去，逼迫自刎死了。」雪婆道：「相公不信，現有小姐親筆書信在此，前日搶去的，那是侍女曉煙。若是小姐不幸死了，我雪婆難道忍自獨生？即使活在地上，焉能如此快活？」說完，隨遞上小姐書來。江潮接了，歡喜得在地上打滾，祇恐又是夢中，忙將銀一兩付與吳衙管家店中吃飯，又在寓中整治酒餚，與雪婆同吃。

雪婆道：「且慢看書，待我細述根由。」自進京城起到今，一五一十的說了一遍，又取出血詩遞與江潮。江潮看了歎息感慕不已。又拆吳老的書看了，無非教他即日歸去成親。然後拆小姐之書觀看。上寫道：

薄命妾吳媛謹奉書江郎文幾：妾自支硎幸遇，承郎殷殷訂盟。妾調，倚仗良媒，穩侍君子，則此生終身有託。孰意，中途千般險阻，妾屢欲自刎明志。若非雪嫗，則妾死之久矣，今歷盡風波，已歸坦道，但妾之私意以為，雖有雪嫗為媒，妾之與郎，始盟誓室，復通音信私書，後入房幃，未免衾綢假傍。前日，雪婆義感於心，於家父母之前盡言無隱，姑舅想亦了然。鑽穴之羞，逾牆之玷，終為抱赧。若得江郎科甲聯登，綠衣歸娶，庶可掩蓋前愆。未識君子以為何如？妾有積銀二百金，付雪嫗奉上，即可取之，納為北監。假此成均於北場鄉試。中鄉榜後，切勿回家，並俟春闈消息，以郎之才，必能聯捷。則妾之榮幸莫大於斯。試期在邇，願郎夙夜勉旃。若貪燕爾之歡，不顧聲名之重，則舅姑何以我為媳？父母何以我為女？郎亦何以我為妻？妾身實負君子。妾雖粉身碎骨，不足以贖其辜矣！倘君不得科甲，則妾願守孤幃，未能即侍巾櫛也，臨楮不勝懇切。

江潮看罷，連聲嗟歎道：「他為女子，有如此志氣！難道我做了一個丈夫，反逡巡畏縮？」主意定了，即寫書回報父母，言氣

說，小姐諄諄囑咐，要兒納了北監，去進科場。倘得繳幸聯捷，歸家就婚；倘不能如願，且再努力三年，直待成名，方纔婚配。又寫一封回書與岳丈，大意相同，付了幾兩盤纏，即日打發他們回去。自己身病已痊連夜買書發憤用功。他原是十二分的資質，時運將興，又是福至心靈了。自思三場法例，在家中也曾著實研弄，今日祇恐未精，又要去求明師指教。有詩為證：

曾說嬌娥勝丈夫，須眉何事竟成迂？

鯤鵬一奮須教上，腕下猶存不定珠。

[返回 >>](#) [吳江雪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